



小学生名著书架

CHANG TUI SHU SHU

长腿叔叔

[美] 韦伯斯特 / 著 黄顺红 / 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小学生名著书架

CHANGTUISHUSHU

长腿叔叔

[美国] 韦伯斯特/著

黄顺红/译



YZL10890009066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腿叔叔 / (美)韦伯斯特著;黄顺红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8.4

(小学生名著书架)

ISBN 978-7-5339-2576-5

I. 长… II. ①韦… ②黄… III. 书信体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04923号

责任编辑 邓东山

整体设计 见闻江南

长腿叔叔

[美]韦伯斯特 著

黄顺红 译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135千

印张 6.875

印数 1-8000

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576-5

定价 **14.00元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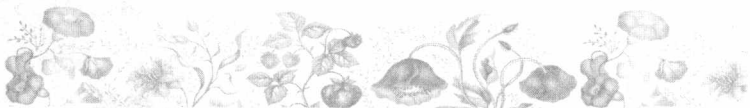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● 关于作者

琼·韦伯斯特(Jean Webster, 1876—1916), 原名爱丽丝·琼·韦伯斯特。出身于美国纽约州佛雷多尼亚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。父亲从事出版工作, 母亲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·吐温的侄女。

在女子大学读书期间, 她常常向大学的校友杂志和地方新闻刊物投稿; 并利用课余时间, 到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做社会服务工作。而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, 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她一生共创作了 8 部小说和许多未能出版的故事和剧本。作品多以孤儿院为主题, 风格朴实、清新、机智。其中小说《长腿叔叔》最受读者的喜爱和支持, 自 1912 年出版以来, 畅销不衰, 成为各国少男少女们的必读书籍。



● 关于本书

本书是一个关于爱与成长的阳光读本, 自出版以来, 一直盛

誉不衰：法国《读书》周刊评选“有史以来人类最佳读物”，本书名列第八；欧美 15 所著名大学近万名学生评选“影响我成长的 10 本书”，本书隆重入选。本书是如此地受到世界读者的喜爱，以致一度被媒体认为是“一本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书”，先后被美国、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导演拍成了电影和动画片。

本书《长腿叔叔》是美国著名作家琼·韦伯斯特最为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，讲述了一个女孩子认真求学、奋发向上的动人故事。

小说的主人公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少女婕茹莎·艾伯特（茱蒂）。在一个忧郁的星期三，幸运女神眷顾了她：一位她只见过模糊身影的理事——个子很高，腿很长，被她戏谑为“长腿叔叔”——看中了她的写作才华，决定送她上大学深造。条件是每月给“长腿叔叔”写信且不能指望回信。婕茹莎的人生画卷就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展开了。大学四年，她恪守诺言，按期给心目中的“长腿叔叔”写信，述说自己的生活与心灵。当然，她的信都是石沉大海。婕茹莎不免有了失望和怨言。后来，她在学校爱上了一个叫“杰维斯”的少爷。正当她要向杰维斯少爷表达爱意的时候，她的“长腿叔叔”终于露面了，原来就是……

在没有爱的背景下体会爱，在没有亲人疼爱中体会温情，婕茹莎用自己的真心创造了生活的奇迹，而最大的奇迹恰恰就是她自己。这就是长期以来畅销不衰的《长腿叔叔》，想要表达的主题。

轻松幽默、真情凝聚的笔调，加上趣味盎然的插画，本书处处洋溢着惊喜、温馨和怀旧的阳光。一本看似平常的女大学生书信集，却成为每一个追梦人的枕边书。

目录

忧郁的星期三 /001

婕茹莎·艾伯特小姐写给长腿叔叔

史密斯先生的信笺 /009

一 /010

二 /013

三 /016

四 /019

五 /021

六 /024

七 /026

八 /029

九 /033

十 /035

十一 /040

十二 /042

十三 /045

十四 /0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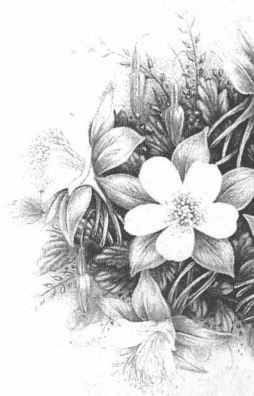
十五 /048

十六 /049

十七 /051

十八 /0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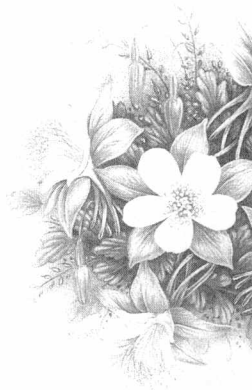
- 十九 /058
二十 /059
二十一 /060
二十二 /065
二十三 /067
二十四 /070
二十五 /073
二十六 /077
二十七 /078
二十八 /081
二十九 /083
三十 /085
三十一 /088
三十二 /091
三十三 /093
三十四 /095
三十五 /098
三十六 /100
三十七 /103
三十八 /104
三十九 /106



目录

四十	/112
四十一	/114
四十二	/115
四十三	/117
四十四	/118
四十五	/121
四十六	/123
四十七	/126
四十八	/130
四十九	/133
五十	/135
五十一	/139
五十二	/141
五十三	/143
五十四	/145
五十五	/147
五十六	/151
五十七	/153
五十八	/156
五十九	/157
六十	/158
六十一	/160

六十二	/161
六十三	/163
六十四	/166
六十五	/168
六十六	/172
六十七	/174
六十八	/175
六十九	/177
七十	/179
七十一	/181
七十二	/183
七十三	/185
七十四	/187
七十五	/189
七十六	/191
七十七	/192
七十八	/194
七十九	/197
八十	/199
八十一	/200
八十二	/204
八十三	/205





忧郁的星期三

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，那可是个“糟透了的日子”——担惊受怕地等待，鼓足勇气地忍受，忙忙碌碌以后却脑袋空空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到了这一天，每一层地板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每一把椅子都要擦得一尘不染，每一条床单都要折叠得整整齐齐，不得有一点皱褶。至于那些喜欢折腾的九十七个小孤儿，都得要梳理梳理，一个个都得套上浆好了的格子衬衫；而且还要提醒他们注意言行举止：任何理事问话时，都要回答说“是的，先生”，或者“不是的，先生”。

在这样的日子里打发时光，实在令人痛苦难熬。可怜的婕茹莎·艾伯特，孤儿院里年龄最大的孤儿，还得要一马当先。不过，这个星期三尽管特别，却也跟往常一样，总算熬到了尽头。

婕茹莎在食品室为客人们做完了三明治，就从那里逃到楼上，完成她每天的日常工作：她专门负责六号房间，里面住有十一个小不点儿，排列着十一张小床，他们的年龄在四岁到七岁之间。婕茹莎把他们叫到一块，帮他们整理好皱巴巴的衣服，擦干净鼻涕，排成一行，然后带领他们去餐厅——在那里有半个小时的快

乐时光，他们喝牛奶，吃面包，还有梅子布丁。

她一屁股坐到窗台上，把跳得疼痛的太阳穴靠着凉爽的玻璃。这一天从早晨五点钟到现在，她的手脚就忙碌不停，谁都可以对她发号施令，还要遭到有神经质的女监事的吆喝甚至责骂。李皮特太太当着理事们和来访的女士们的面，总是显得沉着冷静，表现得有模有样，可是在私底下就是两回事了。

婕茹莎放眼远眺，只见孤儿院高高的铁栏杆外边是一片上了冻的开阔草地，远处山峦起伏，村舍散落其间，房舍的尖顶在光秃秃的树丛中依稀可见。

在她看来，这一天总算是万事大吉、圆满地过去了。理事们与访问团已经做了巡视，听了汇报，喝了茶，现在正赶紧各自回家，享受一番炉火边的温暖。至于这些讨厌的小东西，那得要再过一个月才照管得上啦。

这时候，婕茹莎倾身向前，看到从孤儿院大门开出了一连串的马车与汽车，她心里感到好奇，同时也产生一种渴望。

她在想象中，紧跟在一辆又一辆车的后面，朝着山坡上的一栋大房子那里奔跑。她想象自己身穿皮大衣，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天鹅绒帽子，靠在车座上，若无其事地对司机说：“回家！”

可是到了家门口，整个画面就模糊不清了。

婕茹莎还在幻想，可是想象无论怎么热切，渴望跨入的那扇大门她就是进不了，只得远离在门廊外面——李皮特太太警告说，她要是不注意，这个幻想会给她惹上麻烦。说起来也够可怜的，这个小婕茹莎心存渴望，敢于冒险，可是在她十七年的生命里，从来就没

有跨进过正常的家门。她想象不到,如果人们没有孤儿的干扰,他们的正常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

婕一茹一莎一艾一伯一特

办公室里

有人叫你;

我看啦,你最好

动作快点!

已经入了唱诗班的汤米·迪龙,上楼梯时还在唱着歌,到了走廊那边,离六号房间越来越近,声音也越来越响。婕茹莎的思绪被打断,目光从窗户转移过来,又要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。

“哪个在叫我?”她打断了汤米的歌唱,问话的声音带着急切。

办公室的李皮特太太,

我看她的怒气很大。

阿——门!

汤米继续吟咏,态度很虔诚,并非完全怀着什么恶意。一个小孤儿,即使心肠再硬,看到做错事的姐姐即将面对办公室那个令人厌恶的女监事,他也会有同情心。何况汤米还很喜欢婕茹莎,尽管她有时候拉他的胳膊用力很猛,擦鼻涕差点擦掉了他的鼻子。

婕茹莎去了,她一声不响,可是额头上隆起了两道皱纹,心里好纳闷:什么事情搞错了呢? 三明治切得太

厚?果仁蛋糕里面落下了果壳?是不是哪个来访的女士看见了苏西·霍桑袜子上有个洞?要么——唉,真糟糕!要么是自己负责的六号房间里,哪个不懂事的小淘气把调味酱“调味”到了理事的身上?

楼下的长廊还没有开灯,下楼的时候,她看到最后一个理事,站在敞开的办公室门口正要离开——前面就是车辆出入庭院的通道。婕茹莎对那人只是匆匆地一瞥,留下的完全是高高大大的印象。他对着等在车道上的汽车招招手,车子开了过来,车头耀眼的灯光猛然把他的身影映衬在屋子里面的墙壁上。影子把他的胳膊和大腿拉得老长老长,从地板向上延伸,到了长廊的墙壁,那样子实在滑稽可笑。他那模样怎么看都像个巨大的长腿蜘蛛^①——在那里晃晃荡荡。

婕茹莎舒展了眉头,一下子开心地笑起来。其实,她生性就是个欢乐的小精灵,针尖大的事儿,也能把她逗乐。理事这种人,一向就使人感到压抑,能从他们身上剥得一点笑料,实在是好事,真让人觉得意外。这事儿真的让她很高兴,迈步到了办公室,见了李皮特太太时仍然笑容可掬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女监事也在笑,就算不是笑,起码也使人感到和颜悦色——那副表情与她接待来访的客人不相上下。

“坐吧,婕茹莎,有话跟你说。”

婕茹莎在就近的椅子上坐下来,心里七上八下。这时候,汽车的灯光从窗户上一闪而过。李皮特太太朝车

① 长腿蜘蛛:英语daddy-long-legs,此处是双关,可以解释为“长腿蜘蛛”,也可以解释为“长腿叔叔”。

子扫了一眼。

“刚才走的那位先生，你注意到了吗？”

“只看到他的背影。”

“在我们最有钱的理事当中，他算得上一个。他为孤儿院捐了一大笔钱。至于他的姓名，我不能随意乱说，因为他特别关照不要透露他的姓名。”

婕茹莎稍稍瞪大了眼睛：女监事把她召到办公室里来，议论理事们的怪癖，她有点不大习惯。

“我们孤儿院里的好几个男孩子，这位先生已经关照过，比如查尔斯·本顿和亨利·弗里泽，还记得吗？就是这位先生——这位理事送他们两个上了大学。对于他的慷慨资助，两个孩子刻苦学习，以优异的成绩给予回报。这位先生还没有在其他方面表示资助。迄今为止，他的关爱只限于对男孩子。对我们这里的女孩子，无论她们如何值得关爱，我根本就无法让他表现出一点点兴趣。可以这么说吧，他对女孩子就是不在乎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太太。”婕茹莎喃喃作答，这个时候她似乎应该说点什么。

“在今天的例会上，大家提到了你的前途问题。”

李皮特太太说到这里就稍作停顿，然后把话说得不急不徐，刻意让听者神经紧张，痛苦难忍。

“你是知道的嘛，在通常情况下，孩子过了十六岁，就不能继续待在我们这里了；对你呢，那是个例外。这里的课程，你十四岁就学完了，你的学习成绩很优秀——不过，我得说，在品行方面并不是一向很好——就因为你的学习成绩很好，才让你进村子里的高中继续读书。很快你就毕业，孤儿院不能再负担你的费用

了。尽管这样,与大多数孩子相比,你还是多受了两年的教育。”

在这多受教育的两年里,婕茹莎为了她的食宿多么辛苦地工作:在孤儿院里,永远都是工作第一,课程第二;平常的这个日子,现在还得让她打扫卫生——所有这一切,李皮特太太都一笔抹杀了。

“我说过了,关于你的前途问题,大家已经提了出来,对你的表现也做了讨论——而且讨论得很彻底。”

李皮特太太那种责备的目光,仿佛在打量一个囚犯;而这个囚犯看样子也像是有罪——这倒并不是她想到自己往日有什么明显的前科,而是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才符合李皮特太太的要求。

“像你现在这样,按照通常的情况给你安排一个工作,当然也可以。不过你在学校的某些科目,成绩很优秀,其中英语写作似乎很有才华。访问团里的普里查小姐,也是学校董事会的理事,与你们的作文老师谈到你,并且为你说了好话。她还朗读过你写的作文,题目叫做《忧郁的星期三》。”

婕茹莎这下子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。

“这个孤儿院为你付出的很多,可是我以为,你不但没有心存感激,还抱着嘲笑的态度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有意嘲弄,也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还能不能得到宽恕。算你运气好,那位先生,就是那位刚刚离开的先生似乎开了个不小的玩笑,就因为你那篇不怎么样的作文,他要送你上大学。”

“上大学?”婕茹莎突然睁大了眼睛。

李皮特太太点点头。

“刚才他留了下来和我讨论了你上学的条件——那可是非同寻常的条件。要我说呢,那位先生真是有点乖僻。他以为你有创作能力,打算让你受教育,培养你成为一个作家。”

“作家?”婕茹莎一下子给弄懵了,只晓得把李皮特太太的话重复一遍。

“这只是他的愿望,至于能不能实现,将来再看结果吧。他要给你一大笔钱,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,又没有掌管钱的经验,他给你的钱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过,他已经做了过细的安排,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等你在这里度过夏天,普里查小姐将会主动来为你打点行装。你的生活费与学费,他们会为你直接交给学校;在学校学习的四年期间,你每个月还有三十五美元的津贴,这样你的条件和其他学生也就旗鼓相当了。津贴由这位先生的私人秘书发给你,一个月发一次;你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,作为回报——并不是要你为他的钱而感谢;他不在乎钱的事,而是要你在写信中告诉他学业的情况,以及日常生活的详情。

“这样的信,如同你写给父母一样,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。

“收信人就写约翰·史密斯先生,由秘书转交。

“这位先生的名字并不叫约翰·史密斯,但是他宁可不让人知道他的姓名。对于你,他永远是个约翰·史密斯。

“他要求你写信,因为他认为:提高文笔的表达能力,写信是最好的手段。你没有父母与亲人和你通信,他就希望你以这种方式给他写信;另外,他很想随时知

知道你学业上的进展情况。

“他绝不会给你回信；至于你给他的信，他丝毫也不会特别在意。他厌恶写信，不想让你成为他的包袱。如果发生什么事，非要他回信不可——比如学校要开除你，我想不会出现这样的事——你就和他的秘书格里格斯先生联系。从你这方面来说，每个月的信笺是绝对要遵守的义务，也是史密斯先生对你的唯一要求，你一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，把写信当做是你付的账单一样。”

“我希望，你在写信时始终用尊敬的口吻，内容能反映出你学业上的进步。你一定要记住：收你信的人是约翰·格利尔孤儿院的理事。”

婕茹莎渴望着挪动双眼，想看看门口。她非常激动，头脑里嗡嗡作响——李皮特太太的老生常谈，她只想躲避，想让自己思索一番。她站起来，试探性地往后退了一步。李皮特太太立即制止了她，有了这样一个展现口才的机会，她怎么舍得放过呢？

“这样好的天机，真是千载难逢，我相信你不会不心存感激吧？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难得能享受到人世间这样的好运，你要永远记住……”

“我——我记住了，太太，谢谢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想，我要给弗雷迪·帕金的裤子打补丁了。”

她走了，随手关了门。

李皮特太太对着门，目瞪口呆。她的高谈阔论，正方兴未艾呢。